



光辉的历程

紀叶編劇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光 輝 的 途 程

根据常发小说“老共青团员”改编
紀 叶 編 剧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9·北 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，是在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前。主角何有这时还是个失去父母的小孩，投奔在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舅舅家。此后何有一直辗转在工厂中、铁道上，深深认识到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醜恶面貌，仇恨日本帝国主义。后来他在共产党员老程的帮助和教育下，很快地参加了共青团，积极地 and 同志们一起对敌人进行斗争，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在剧本结束时，他已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，被送往延安学习。剧本刻画了这个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工人何有的成长过程。

光 輝 的 途 程

根据常发小说“老共青团员”改编

纪 叶 編 剧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翠谷坂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张2·插页1·字数60,000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册数1—14,100册 定价: 0.20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137

第一章

北方的严冬，白茫茫的积雪复盖着大地，狂风卷挟着雪浪，弥漫了天空。

一片灰朦朦的风雪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有村庄，没有人烟，仿佛整个世界被狂风怒雪淹没了一般。

在这狂暴的风雪地里，影影约约地看到有三个人影，顶着风雪跌撞着，挣扎着，向前走来。

寒风呼啸，雪浪狂卷。

三个人被风雪扑打的一会儿摆向左，一会儿又跌向右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着。这时，我们看清了他们的模样，前面一个男人，大约有四十岁左右年纪，名叫孙发，戴一顶毡帽，毡帽两耳放下来盖着耳朵，穿一件破旧的蓝色棉大褂，扎着腰带，肩上挑着一副担子，担子两头的藤筐里放着衣被、锅碗、家具等东西；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妇女，是他的老婆孙大娘，有三十七、八岁，头上罩着一块褪了色的蓝布头巾，穿一身破旧棉衣，手里拄着一根棍子；紧随在她身旁走着的另一个人，却是个十二、三岁大的孩子，名字叫何有，他就是我们要叙述的主人公，他穿着补丁满身的破烂棉衣，腰里扎着一根破麻绳，戴一顶旧火车头帽子，揣一个小包袱，弯着腰，双臂紧缩地抄起手，厚厚的一层白雪沾扑在他的眉毛上和压在额头上的帽缝里，脸色冻的紫青，鼻涕和眼淚淌下来，但他那一双闪动着的眼晴，却射出了坚毅的光芒，使人感到这个从小饱受苦难生活折磨的孩子，具有一付顽强坚毅的性格。

他们的模样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远离家乡逃难的人。

狂风怒吼，雪浪滚滚。

他们低着头，踏着深到膝盖的积雪，艰难地走着，狂风扑打着他们，雪浪横卷着他们，他们一步一摆地移动脚步，在风雪里挣扎着，搏斗着。

在狂风的呼啸声里，传来一声火车的吼叫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，向火车叫的方向望去。

远处，一列长长的火车，冲破茫茫的风雪向前急驰。

孙发望了望火车，领着他们拐向火车驶过的铁路走去。

风雪仍然怒吼着，卷滚着，何有一脚踏进了雪坑，他身子摇晃了一下，栽倒在雪地上。

孙大娘想拉他，但风雪扑打的站不稳身子。孙发忙放下担子，回身将何有扶起来，替他扑打身上的雪。

孙大娘望着何有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咳，又冷又饿，走不动啦！”

孙发鼓励地说：“何有，咬着牙，咱们顺铁路走，到了哈尔滨，找到你舅舅就好啦！”

何有抖动着发青的嘴唇，说了声：“行！”

孙发挑起了担子，他们继续在风雪地里跌跌撞撞的往前走。

二

哈尔滨。

冷风刮过街道。积雪拥在马路两旁，人行道上，行人袖着双手匆匆地走着。马路上，汽车疾驰而过，人力车、自行车往来飞奔。一个穿着破烂衣衫的车夫拉着一辆人力车，气喘喘地跑着，车上坐着一个穿狐皮大衣的人。孙发领着孙大娘和何有在街道上走着。

一片矮小简陋的土平房，房子都是就地挖土盖起来的，这便是名叫小地堡的工人住宅区，在狭窄肮脏，污水结冻的街道上，时有工人或提着篮子的妇女急匆匆地走过。

孙发、孙大娘和何有来到了小地堡工人住宅区的街道上。孙发手里拿着揉皱了的信封，他们东瞅西瞅地走着。

一个工人迎面走过来。

孙发招呼了一声说：“喂，劳驾，打听一下一个人住的地方。”他说着将手里拿的信封，送到工人面前。

工人瞅了瞅信封，回身朝不远的地方指了一下说：“在那里。”

孙发和何有等顺着工人指的方向走去。

在半堵倒塌了的断墙后面，有一座破旧的小平房。孙发、孙大娘和何有来到断墙跟前，他们停住脚步，望了望，何有用衣袖擦了擦风雪扑打过的眼睛，他们便向紧闭着屋门的小平房走去。

一间狭小低矮的屋子里，炕上堆着一堆简单的铺盖，地下放着水缸、盆盆碗碗和几个木头凳子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蹲在小炉灶跟前烧火，另一个三十岁的男人，一只脚蹬在炕沿上，用手拧着一条捎东西用的绳子。门开了，一股冷气扑进来，孙发推开门，探进身来问道：“广才是住在这儿吗？”

拧绳子的男人抬起头来，疑惑地说：“是啊。”

“这下可找着了，快进来吧！”孙发高兴地说着，向门外招呼了一声，孙大娘和何有走进屋里，孙发又把放在门外的籬筐担提进来，闭上了门。

烧火的女人和拧绳子的男人都站起来，疑惑地望着这些突如其来的人，一时认不出是谁。

孙发把毡帽耳子扶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怎么，广才，不认得啦？”

名叫广才的男人认出了孙发，他惊喜地扑过去，一把拉着孙发的手说：“啊？孙大哥，是你！你们怎么大冬天来这儿啦？”

孙发说：“是啊，咱们家乡一带过不下去了，到关东来寻个活路，我们一路上坐了两天轮船，又坐了一段火车，盘费没有了，又

走了几天，好歹才到了这里。”

“那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？”广才說。

孙发說：“按照以前你給你姐姐家去信的信封上写的地址找来的。”

“哦，”广才又望着孙大娘說：“孙大嫂，你們都来啦，冻坏了吧，快上炕暖暖。”

广才和他女人招呼孙大娘坐在炕上。

孙发指着站在一边的何有，对广才說：“广才，我把你的外甥带来了！”他又拉过何有說：“何有，見見你舅舅吧。”

何有望着广才，叫了声：“舅舅！”

广才原来就是何有的舅舅，他拉起何有冻的发紅的手，端詳了一下說：“何有，五、六年沒見，这孩子长这么大啦，你怎么也来啦？”

“我爸爸媽媽……”何有一句話沒有說完，便抽噎地用衣袖擦泪。

广才和广才妻吃惊地望着他。

孙发叹了口气說：“他爸爸在煤坑里挖煤，讓煤块塌下来砸死了，他媽媽还不起地主的債，讓地主大扒皮活活的踢死了。”

孙大娘补充說：“留下何有这孩子无依无靠，乡亲们也穷的顧不了他，大伙就讓我們把他带着，投奔舅舅家来啦！”

广才一听，象受了突然的打击，难过地轉身低下了头，擦着眼泪。

广才妻忙把何有拉到身边，哭着說：“孩子，你真是个苦命人呀。”

顿时，他們都难过地伤心落泪。

过了一会，孙发說：“广才啊，別哭啦，說說你們下关东这几年，过的怎么样吧？”

广才拭了拭泪說：“关外的生活也不好过啊，这几年跟在家里一样，穷的叮嚀响，我是到处找临时工做，什么也干，你来了打算

怎么办？”

孙发說：“我这儿有个亲戚，我想去找他們，寻个活干。”

广才指着何有說：“这孩子来了，也得跟我們受苦啊！”

孙发說：“你想法給他找个活做就好啦。”

“对，”广才說：“我設法託人給他寻个学手艺的地方，将来好有碗飽飯吃。”

何有听說学手艺有飽飯吃的話，抬起头来，眼光里充滿热望地望着舅舅。

三

一間屋子里，鋪着紅毛毡的炕上放着一张油漆的炕桌，桌子上有茶壶、茶碗，桌旁坐着一个肚大体胖的人，长着一对三角眼，留着平头，身上穿着发亮的黑緞棉袄棉褲，他翘着脚，仰靠在大靠枕上，看着手里的一张紙条，他是制鞋厂的刘老板。

广才和何有拘謹地靠着牆站在一边，何有仍然穿着那一身衣服，可是，拆洗的干淨整齐，显得挺有精神，短短的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一副朴实敦厚的脸孔。

刘老板看完条子，坐起身来，向站在一边的何有打量了一下說：“太小了！太小了！我們制鞋厂那能給你收养孤儿。”

广才急的上前一步，恳求地說：“刘老板，求你收下他，他什么活也能做。”

刘老板斜睨了广才一眼，拍了拍手里的紙条說：“要不看介紹人的面子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！不过，話要說清楚，以后有灾有病，死了，我不管！半路不干了，得倒給我伙食錢。”

广才应諾着，轉身低声对何有說：“記住，好好干！”

何有答应了一声，广才便向刘老板招呼了一下，轉身走到門边，他回头看了一眼何有，走出門去。

刘老板跳下地来，走到何有跟前說：“記住，家有家法，鋪有

鋪規，當徒弟的干活不許偷懶，不然，我可不客氣，懂不懂？”

何有望着他，點了點頭。

四

天色朦朧亮，何有在院子里，掄着斧子劈木材……

何有手執長杆擦布在擦洗地板，他年幼力小，額頭上累出汗水，他揮手擦了一把汗，喘了口氣，又吃力地擦洗地板……

在一間零亂的作坊里，何有站在案前，手里拿着小錘子，沖打鞋眼，他周圍還有幾個工人在干活，工人們有的沖打鞋眼，有的雙腿夾着夾板納鞋底，有的塗抹着漿糊打格布。何有一邊沖打鞋眼，一邊睏倦地打着盹，他身子一搖晃，錘子砸在手上，他痛的咧着嘴，揉了揉手，又沖打鞋眼。旁邊一個工人，望着何有，給他遞了一個眼色，何有扭頭看了一下，劉老板走來查巡，他嘴里叼着紙烟，從工人們身旁走過，他停下來盯着何有，何有緊張地干着活……

深夜，何有坐在制鞋廠的作坊里，抱着夾板納鞋底……

白天，在一個屋角安着矧子，矧子上座着一口大鐵鍋，何有站在矧子跟前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在鍋里攪拌着熬漿糊。

鍋里的漿糊冒着熱氣泡，何有攪了几下，回頭看了看，周圍沒有人，他便隨身坐在一個橈子上，渾身疲累地癱軟着，仰靠在牆上，他的頭無力地搭拉在一邊。

鍋里的漿糊沸騰地滾開。

何有睏倦地閉上眼，打着鼾聲。

鍋里的漿糊吱吱地冒着熱氣泡，越來越干，漸漸地焦黃。

何有仍然縮着身子酣睡着。

忽然，刘老板急匆匆地走来，他朝锅里看了一眼，气狠狠地瞪着三角眼睛，扑到何有跟前，揪住何有的头发，用力往墙上撞碰，嘴里不住骂道：“我叫你偷懒，叫你偷懒，小杂种……”

何有一下惊跳起来，刘老板揪住头发不放，狠狠地往墙上撞着。

何有挣扎着，刘老板一松手，他慌忙跑到炉子跟前，端起了锅放在地上，手被烫了，他双手摔了一下，痛的两手互相握着。

刘老板双手叉着腰，厉声骂道：“小杂种，你竟敢在我这儿耍滑头，罚你一天不准吃饭！”他骂完，转身走去。

何有看着被烫的两手，两眼满嘴泪水。

五

在作坊里的柜台旁边，放着一个装满鞋子的大麻袋，何有扎着麻袋口，他比麻袋高不了多少。

刘老板从里面走出来，对何有说：“走，把麻袋扛上，跟我送鞋去！”

何有正要俯下身去扛麻袋，门外进来三个工人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向刘老板说：“是刘老板吗？”

“是呀，有什么事？”刘老板问道。

那个工人说：“听说木材厂老板替我们买了鞋子啦，我们派人来取哪！”

刘老板奸滑地笑眯着眼睛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正要给你们送去，请里面坐，喝茶。”

刘老板招呼着，两个工人跟他向里面屋子走去。

其中一个人留下来，走到麻袋跟前，摸了摸麻袋，向何有问道：“小伙计，你们的鞋子怎么做的？”

何有照实地说：“里面糊了浆糊，格布是用纸打的，做好了再用胶水刷过。”

那人解开麻袋口，取出一双鞋来，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，朝着

鞋牙子縫，割了一刀，撕開來看了一下，生氣地罵道：“媽的，這些老板們盡想騙人！”說着，他提着鞋子，向里屋走去。

何有望着他走去，回身把藤袋里攪亂了的鞋子整理好，又扎上了口子。

刘老板和那三个人走出来，刘老板陪着笑脸說：“再見，咱們買賣不成仁義在嘛！”

那三个人沒有答理地走出去。

刘老板轉過身，三角眼瞪的很大，他怒氣沖沖地扑到何有跟前，用力朝何有臉上打了兩個耳光。

何有踉蹌了一下，跌倒在地上。

刘老板揚起腳向何有身上狠狠地亂踢着。

何有翻身坐起，一股鮮血從嘴里淌出來，他望着刘老板，眼睛里深深地蘊藏着怒火。

六

积雪溶化，街道泥濘。何有扛着一個裝滿鞋子的大藤袋，在泥水里嘍嘍嘍地走着，他腳上穿着一雙破爛的鞋子，全身衣服襤褸，頭髮蓬垢，臉色蒼白，顯得削瘦。

忽然，他的左腳在泥水里滑了一下，他掂起腳后跟緊走了兩步，放下藤袋，抬起腳來一看。鞋子破爛不堪，腳掌被碎石扎破了一個大口子，鮮血混着泥水染滿在腳上和鞋子上。

他放下了腳，咬着牙扛起沉重的藤袋，一瘸一瘸地向前走去。

七

在制鞋廠小作坊的一個角落里，支着一張床，何有背靠牆半躺着，他的左腿伸直在床上，腳上包着破布，旁邊站着三、四個工人。

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工友剝開他腳上的破布，看了看說：“咳，這是扎破了腳，中了毒啦！”

另一个工友說：“咱們这就叫做鞋的沒鞋穿，还落得个扎坏脚。”

又一个工友說：“用花椒水洗洗也許能好。”

年紀大的工友憤憤地說：“到哪儿去找花椒？掌柜的一步也不讓出門。”

何有痛的咬着牙，額头上迸出汗珠。工友們同情地望着他。

这时，刘老板从里面走出来，众人忙閃开，有的連忙拿过鞋底夾子做活。

刘老板走到何有跟前說：“怎么？又想装蒜偷懶啦？”

何有說：“掌柜，脚扎坏了，腿也肿啦，实在痛的厉害……”

年紀大的工友也幫着說了一句：“是啊，掌柜，他腿肿的厉害，連褲筒也拉不上去。”

刘老板凶狠地說：“活該！我不能白养活你，下去給我納鞋底去！”

“掌柜，我的腿肿的弯不回来。”何有恳求地說。

刘老板瞅了他一眼，上前一步，一只手搥着他的大腿，一只手捏着小腿，用力地一折。

“啊哟！”何有痛的喊了一声，暈倒在床上。

几个工友惊愕地望着何有。

年紀大的工友忙提了块手巾，在水盆里浸了一下覆在何有脸上。

刘老板双手叉着腰，盯着何有說：“別管！看他装到什么時候！”

年紀大的工友拿开了手巾，何有慢慢地苏醒过来，他充滿怨恨地望着刘老板。

刘老板看着何有，想了一下說：“好，你腿坏了，不能干活啦，你今天就給我搬出去！”

何有一听，坐起身来，气愤地反抗道：“哼！你是看我来了两年啦，快滿徒掙工錢了，你就撵我！”

刘老板吼叫着說：“你不能干活，就得滾蛋！”說着，他扯着何有的腿就往床下拉。

何有翻身滾下床，刘老板把他的破旧被子扔在地上說：“馬上滾蛋！”

何有忍着疼痛和气愤，跪在地上卷起了被子。工友們过来帮他收拾，扛起行李，有的工友找来一根棍子交給何有。

“誰也不許送，別耽誤做活！”刘老板喊着，从工友手里夺过行李，扔到何有肩上。

何有一只手扶着肩上的行李，一只手拄着棍子，一跳一拐地走出門去。

八

在何有舅舅广才家里，何有躺在炕上，广才妻替他用毛巾在盆里浸湿敷着腿，广才蹲在他身旁愁悶地看着他。

孙发开門走进来。

广才招呼說：“孙大哥，今天沒有干活嗎？”

孙发說：“今天歇腿啦，沒有找着活干。”

广才妻移开炕边的洗脸盆說：“孙大哥，請坐。”

孙发坐在炕边說：“何有，怎么样？大伯来看看你。”

何有感激地笑了笑。

孙发說：“这么久还没有好，得赶紧想法治呀，不然会落个殘废的。”

广才叹了口气：“咳，我几天都找不着活干，連鍋也揭不开啦，那儿有錢治病。”

孙发想了想，慢慢从怀里掏出一卷票子，交給广才說：“这是我打了几天临活工，賺下的錢，本来是給官家交住房地皮錢的，先給你用吧。”

广才犹豫地說：“孙大哥，那你……”

孙发說：“我抗不过去再說，先給孩子治病要紧。”

广才接过钱来。

何有望望着孙发，眼里涌出了泪水。

第二章

九

夏末初秋，天空阴凄凄的，哈尔滨街道上刚下过雨，道路泥濘，沟渠里都积满了雨水。

何有在街头流浪，他的腿已经好了，可是他的脸越发显得削瘦，他又饿又累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，来回望着过往的车辆行人，有时在小摊旁边停一停，拉洋车的走到一个土坡跟前，他帮着推了一把。汽车从他身旁驶过，溅起的泥水扑在他身上，他愤怒的瞪了一眼急驰而过的汽车，又向前走着。

离开江边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粮仓，一幢大房子是放粮食的仓库，前面的空地上，停着几辆汽车和马车，几个搬运工从粮仓里扛出粮食装在车上。

几个衣服褴褛的儿童，有的提着筐子，有的手拿小口袋，跑到装车的地方，抢着掙拾撒在地上的粮食。

何有走过来，看了看，也急忙走到装车的地方，蹲下来，撩起衣襟掙拾粮食。

几个警察走过来骂道：“滚开，不准在这里掙粮食，滚开！”

警察挥着警棍赶开儿童们，一个警察揪着何有的胸脯提起来说：“不准掙，混蛋！”

何有生气地将衣襟里掙下的一把带土的粮食，潑在警察身上，瞪了警察一眼，转身走开。

江边上，滚滚的江水涨到了堤坝顶上。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女孩子赤着足坐在江边，手拿一根长杆在钓鱼，她穿着补了补钉的破旧

花衣衫，两条小辮垂在肩上，瘦瘦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长得十分俊秀。

她聚精会神地釣着魚，她的脚跟前，放着鞋子、蚯蚓桶和一个小籃子。

何有走到江边堤坝上，一边望着江水，一边向小女孩釣魚的地方走来。

江岸上人們来往走动。一个工人模样的人順着堤坝往前走着，他三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身体粗壮。他走到釣魚的女孩子跟前，停住脚步看了看說：“喂，小姑娘，江水涨的很危险，你怎么敢在这儿釣魚哪，快回家去吧！”

女孩子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說：“不，家里沒有吃的，釣着魚好頂飯吃。”

“危险哪，別釣啦！”那个三十多岁的工人說。

波浪嘩嘩地翻滾着，一个大浪打到了岸上，女孩子的鞋子被卷到江水里去了。

女孩子急忙扔下釣魚杆，搶抓鞋子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江水里，女孩子“啊”的惊叫一声，立刻被水冲的很远。

那个三十多岁的工人，正要走开，看見女孩子掉下水，急忙脫下鞋解着衣扣，喊着：“快救人哪！”

正在一边站着的何有，吃惊地回头一看。

女孩子在江水里掙扎着，波浪把她涌上来又打下去。

何有顧不得脫衣服，跑前几步，扑咚一下，跳进水里，他迅速地游到女孩子跟前，扶着她的胳膊，奋力地踩着水。那三十多岁的工人也跳进水里，拉了女孩子一把，他們爬到了岸边。

驟然間，天空烏云压頂，雷声滾滾，大雨飄灑下来。

何有和工人扶着女孩子上了岸。

工人喊道：“你們的家在那儿，快回去避雨！”

女孩子和何有跑去。

十

一間矮小的屋子里，雨水从屋頂上漏下来，屋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正拿着洗脸盆、飯盆，接着漏下的雨水，他們都穿的破破烂烂。

嘩啦一下，門被推开，掉在江水里的女孩子領着何有跑进来。女孩子閉上門，靠在門上喘着气。

屋里的男人和女人惊愕地望着他們。

男人說：“小梅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怎么才回来。”

女人說：“小梅，你怎么淋成这个样子？”

女孩子原来叫小梅，她喘了喘气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指着何有說：“爸爸，媽媽，我掉到江里了，他，他把我救上来的！”

男人是小梅的爸爸，名叫周全，他放下盆，走到何有跟前說：“小伙子，好样的。”

小梅媽也过来说：“謝謝你啦。”

何有高兴地說：“没有什么，我从小在胶河边长大，两、三丈深的水淹不了我。”

小梅的爸爸周全說：“啊，你也是胶河边长大的，咱們是老乡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哪？”

何有說：“我家里沒有人，过不下去，逃难到这儿找我舅舅的，我舅舅家住在地堡。”

小梅媽拿过一个破藤袋片說：“快坐下歇歇，也沒有衣服换，把这个披上，别冷坏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我不冷。”何有說，端起盆子接着雨水。

小梅媽又对小梅說：“小梅，你披上吧。”

“我也不冷。”小梅說着，擰了擰衣服上的水。

周全接着雨水向何有問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何有！”何有答道。

周全、小梅媽和小梅都喜愛地望着何有。他們互相傳遞着把盆

里的水倒在外面。

突然，听得外面有人大声喊叫着：“开坝啦，江堤缺口啦，快收拾东西搬家呀！”

立刻，听得外面哭叫声、脚步声混杂成一片。

小梅嫣惊慌地说：“江堤缺口啦，这可怎么办！”

周全扔下盆子，急得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警察今天收修江堤钱，明天又要护堤款，钱收去不少，江堤修到那儿去啦！”他回头对众人说：“快收拾东西，小伙子，你也帮着搬家吧！”

何有赶紧扔下盆子，从小梅嫣手里接過一卷衣被，小梅抱起一个包袱。

小梅嫣说：“这么多破东烂西，怎么搬得了！”

周全说：“这个时候还顾得了东西，快走！”

周全扛起一个箱子，领着她们走出门去。

十一

雨停了，地上湿乎乎的。在一块高坡地上，挤满了一堆一堆无家可归的难民，有几个用蓆子、毯子搭起的棚子，棚子周围到处都是就地挖坑支架起来的锅灶。人们搭着棚子，挖着锅灶，有的抱着草，衣物满地乱抛。

在高坡地的一处，有一个用蓆子和乱草搭成的窝棚，这就是周全一家的临时住处。周全、何有和小梅等蹲在窝棚跟前，在挖按锅灶，小梅嫣在给窝棚里铺草。

周全对何有说：“小伙子，大水进了街，连你也一下回不了家，你就和我们一起避难吧，等水退了再回去。”

小梅高兴地说：“对，你先别回去，咱们一起去挖野菜当饭吃。”

何有望着她，高兴地点点头。

十二

一个草坡上长着两棵柳树，何有和小梅手提篮子，蹲在草地上，